

景觀

巴黎金門宮：從殖民地博覽會到移民歷史博物館

● 吳子祺

本屆〔國際殖民地〕博覽會應當彰顯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對外擴張的顯赫榮耀，以及各文明國家為了人類進步這一目標而在殖民地所做的努力。

——法國前殖民地部長、時任國會議員薩羅 (Albert-Pierre Sarraut)
1931年巴黎國際殖民地博覽會致辭①

總統〔我〕希望布朗利碼頭博物館可向非洲、亞洲、大洋洲和美洲的民眾藝術歸還正義，重新認識其在世界遺產中的地位，並且有助於發展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間的必要對話。

——時任法國總統希拉克 (Jacques Chirac)
2006年布朗利碼頭博物館的揭幕演講②

七年了，終於迎來一場正式開館儀式。今天有這座〔移民歷史〕博物館在此，法國就擁有一座旨在保存和弘揚移民文化價值的機構，展示和衡量移民及其後代為我們國家帶來的貢獻。

——時任法國總統奧朗德 (François Hollande)
2014年國立移民歷史博物館的揭幕演講③

一 法蘭西殖民帝國的 巔峰之作

位於巴黎東部第十二區的金門宮 (Palais de la Porte Dorée) 原是為了1931年的國際殖民地博覽會而建。當時法蘭西帝國的殖民擴張和統治達到頂峰，第三共和國政府大舉投入此次博覽會，旨在向世界展示其在非洲、大洋洲、中東和遠東推行「文明

使命」(Mission civilisatrice) 的成就以及殖民地的經濟發展潛力。以大型博覽會的形式展示和推廣殖民主義，是十九世紀晚期以來西方列強進入帝國階段，並在世界各地作大規模海外擴張的一種宣傳方式。殖民地博覽會與帝國主義、殖民主義和消費主義緊密結合，使其成為各殖民者既相互觀摩，又彼此競爭交鋒的場域④。而法國對舉辦殖民地博覽會尤為熱衷，既

有在本國舉辦的海外殖民地博覽會，亦有在殖民地舉辦的專門博覽會。就法國本土而言，1906和1922年兩度在南部海港城市馬賽舉辦殖民地博覽會，都引起甚為轟動的效果，吸引大量海內外觀眾流連參觀。此類博覽會不僅有效宣傳法屬殖民地，又使得宣導海外擴張的政治人物能夠通過有目的、有策略和有組織的陳列方式，以及豐富多樣的節目安排，以形成配合殖民主義的知識體系和大眾文化，從而鞏固法國殖民管治的正當性。

1931年在巴黎舉行的國際殖民地博覽會可謂法蘭西殖民帝國的巔峰之作。兩次世界大戰之間，法國積極參與構建新的國際秩序。一方面，其殖民主義經過前殖民地部長薩羅（Albert-Pierre Sarraut）等人的改革調整，以「文明使命」為張目，賦予殖民地上層人士和知識精英更多參政權，但此舉仍難以抑制殖民地日益高漲的民族自決呼聲乃至獨立抗爭。另一方面，法國本土抨擊和反對殖民主義的思潮也漸漸興起，對殖民管治構

成威脅^⑤。為此，1920年代後期，法國政府有意舉行一次大型殖民地博覽會爭取民意支持，強化國民榮譽感，並向世界宣示其殖民管治的成就和正當性。因此，與1906和1922年的兩屆博覽會不同，1931年殖民地博覽會進一步擴大規模，邀請英國、比利時和荷蘭等國參展，但仍以法屬殖民地為主體^⑥。此外，該次博覽會留下了重要的建築遺產——作為永久場館的金門宮。

這座宏偉建築一洗法國殖民主義者的尷尬局面：法國是二十世紀僅次於英國的海外殖民帝國，但長期以來只有本土的地方博物館（如馬賽）出於商貿目的而展示殖民地的民俗風情；自1920年代起，就有政界人士呼籲在巴黎建造專門的殖民地博物館，以服務於殖民地的政治和經濟利益^⑦。1931年的博覽會無疑是上佳契機，將為博覽會而建的固定建築金門宮改造為博物館，既可以鞏固殖民主義宣傳成果，在常設場地加強國民對殖民統治的認識和支持，更可體現法蘭西的民族榮耀。



1931年國際殖民地博覽會時的金門宮外觀。（圖片來源：Germain Viatte and Dominique François, eds., *Le palais des colonies. Histoire du Musée des arts d'Afrique et d'Océanie* [Paris: Ré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, 2002], 31.)